

# 賴恩·高斯寧

文潔華

曾被問及當今男演員中最看好誰的時候，資深愛瑪·湯遜 (Emma Thompson) 毫不猶豫的說：賴恩·高斯寧 (Ryan Reynolds)。

# 豬的新聞

范舉

最近碰到李歡，他是老交會了，市民最關心豬肉價格，乃順道問行情。豬肉價格，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就可以解決。銀根從緊的政策就會放鬆。所以內地的編輯，做了一條標題：「通貨膨脹，豬說了算。」

# 「同義反覆」的語境演習

琴台聚 葉輝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將於下週揭幕，俄語詩人德拉克瓦莫申科 (Drazeno Shenko) 是與會者之一，他的中俄對照詩集《同義反覆》也及時出版了，都說他是「語言派詩人」。

可抒，也有意象可供聯想，然而，再讀下去，就會發覺跟慣常讀到的詩不一樣了：「你僅能承受其，赤腳，無物，在枝頭，它們從頭到腳緩緩滑過皮膚。」

# 失眠是有些人的命



失眠讓人很痛苦。網上圖片

是對罪惡的清醒意識。失眠的確是一種病，而罪惡是任何一種疾病的根，這是死亡的原因。」

卡夫卡的話，提示我對失眠現象應該做社會學意義上的深刻分析和思考。可以這樣說，人在夜晚，其實是和白天一樣的，人都是帶著自己的白晝進入黑夜的，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所以，有些人的失眠是免不了的，他不用抱怨，那是他的命。多年來的體驗告訴我，失眠是人的缺憾、困頓、罪過、不安、擔憂、恐懼的表現。失眠，當然是一種病，可在「腎陰不足，水不制火」的生理不調徵狀下，潛伏的是社會的不公正和罪孽。

在充滿著苦難、罪惡和錯愕的世界上，在這個荒煙蔓草的年代，在無數個星空高遠的夜間，誰在歡笑，誰在憂傷，誰在惆悵？誰在細數人世留在身上的創傷？誰在想念勞燕分飛的戀人？誰已經沉入了香甜的夢鄉，誰還在心事重重轉轉反側難以入睡？

百家廊

吳小彬

人生在世，有酸甜苦辣，有悲歡離合，有迷惘困惑，有關係萬重，有平淡、失利或升騰，可謂百種形態千種模樣。可從另一角度看，人生也簡單之極，無非在睡與醒之間轉換。睡着，或醒着，是所有人由生到死的存在狀態，別管是國家元首還是平民百姓，在這一生理規律面前人人平等。

失眠的人可分為兩類，一類通過努力、奮鬥，有時也憑關係和運氣，在某種程度上獲得成功，在社會上佔據了有利的位置；一類雖然也努力了，甚至更加辛苦和勤奮，但由於家境不深，無法提供必要的支持，加之運氣不佳，只能在一些末流的職位上虛度時光。

支持輸入外援 楊振耀 為舒緩公立醫院醫生人手短缺，政府除了積極培訓人才，醫管局還推出招聘海外醫生，免試有限度在港執業。

妖怪文豪怪談 鄭恆恆 今年香港亞洲電影節有「妖怪文豪怪談」(Kaidan Horror)，四部短片由落合正幸、塚本晉也、李相日及是枝裕和導演，改編川端康成、大宰治、芥川龍之介、室生犀星的原著，分為兩集放映。

課外活動 阿杜 近期看收台台(TV)的台灣劇集《拜金女王》，在香港從未播過，演過一個劇集或一部電影的正宗模特兒熊黛林擔正第一女主角重賞主演，竟有意外驚喜，其中多場演出走位演技等毫不生疏，竟似在多演多年。

從旁觀者的眼出發，短篇小說對應了人性的一面。李相日放大了這一點，更加借題發揮，他的短片好像是一次重構或回應——僧人的鼻子令他成為村中的怪人，一天，小孩子失足快被水沖走，僧人往救，因為他的怪鼻子，小孩子不領情，僧人一手將小孩子推到河中，以後就怪事頻生。李相日的觀點不再是針對對觀者的利己主義，而是質疑旁觀者的同情心，人會黨同伐異，人對別人的不幸，不一定憐憫，有時會視而不見，甚至將他人妖魔化。

結果到了十月，才看到其中兩部，是枝裕和的《後日》過於堆砌，教我十分失望。李相日的《鼻》還不俗，芥川龍之介的原著有一點滑稽，僧人的長鼻子令他的自尊心受損，他的弟子找到縮短鼻子的秘方，僧人依方法而行，果然有效，可是人們因為僧人的鼻子變得正常而取笑他，後來僧人的鼻子又變回長長的，他倒心情舒暢。芥川龍之介要說的，就是「旁觀者的利己主義」——「人心總是在兩種互相矛盾的感傷。當然任何對別人的不幸都有同情心。而一旦不幸的人擺脫了不幸，旁人又覺得若有所失。」

至於梁家輝說郭富城和熊黛林相處之時，不是卿卿我我浴在愛河中，而是兩人在「深入研究演技」，真有點學術化了，想來他們在一起時應多做一些富家驕員先生所說的「課外活動」才是呀。